

建功强军事 我和我的连队

与空军某场站警卫连初次相识，源于6年前毕业分配，我第一次来场站报到——

当时，背着背囊来到单位，我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同志，请退到警戒线外等待检查。”说话的是一个上等兵。第二次见到他时，我甚至认不出他就是当初拦我的哨兵。

那时候我觉得，警卫连的官兵很普通。

怀着满腔热血，我投身于这个坐落于西北大漠的单位。那一次，警卫连进行武装10公里越野训练。那些

满头大汗狂奔的警卫连战友，让我第一次在这片荒凉戈壁感到热血沸腾。我还记得，一名个子不高的列兵一瘸一拐跟在队伍后奔跑，脸上写满倔强。

那时候我觉得，警卫连的官兵很酷。2020年7月，我调到警卫连担任指导员。任职前，我曾怀揣着一个问号——

在那个惊雷乍响、“蘑菇云”升腾的年代，警卫连应运而生。调整改革后，连队连续4年被上级评为优秀基层连队。没有带兵经历的我，能不能把这份荣誉

延续下去？

虽然满怀激情，但我之前一直是技术军官。很少与战士打交道的我，能不能和警卫连的战友打成一片？

时光飞逝。两年半过去，曾经的那些问号，在我与连队战友日复一日的战斗生活中，被一个个拉直。

这是一个担当的集体——炎炎烈日，上等兵刘中顶着烈日站岗执勤；凛冽寒冬，下士冉冉的嘴唇干裂，却一直坚守

平凡的岁月 非凡的青春

空军某场站警卫连指导员 芦志宏

岗位。这是一个团结的集体——新排长齐旭聪说，来到连队听到的第一句话是“别客气，大家都是战友”；新兵李明辉说，看到他受伤，班长比他自己还着急。

这是一个奋进的集体——无数个查寝的夜晚，我在弥漫着药膏气味的寝室里，看到中士齐逸轩在床边加练；无数个烈日当空的晌午，我看见

列兵赵志远独自在单杠上练得满头大汗。

“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、跟党走，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，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，立志做有理想、敢担当、能吃苦、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，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。”观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直播时，我看到了连队官兵眼中的光。

有幸来到这个连队，有幸遇到这群战友，有幸生于此时代，我感到无比欣慰与满足。我们一起走过最酷的军旅之路，在普通的岗位上绽放青春芳华。这段平凡的岁月里，我们一道书写了属于警卫连的青春之歌。

我们的样子



平凡哨兵的“青春AB面”

芦志宏

我们的奋斗

夜色如墨，北风呼啸。

一发绿色的信号弹划过天际，刺破夜的沉寂。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，一架架战机在跑道上列队起飞，喷射出的尾焰照亮夜空。

跑道尽头，一座岗楼里，空军某场站警卫连下士冯鑫鑫正凝望战机远去的方向。岗楼的门被风吹得吱吱作响，冯鑫鑫忍不住打了个寒颤，立马以最快的速度调整军姿。

“哪怕没人看见，也要时刻保持哨兵的姿态。”在冯鑫鑫眼中，哨位是一个神圣的地方，哨兵就像天上的行星；无论是否被人们看见，都坚守着自己的运行轨道。

日复一日，冯鑫鑫和警卫连的官兵如大漠胡杨般，坚韧挺拔地屹立在戈壁滩上。广袤戈壁，方寸哨位，记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官兵的军旅故事，见证了一茬又一茬平凡哨兵的“青春AB面”。

“小”的另一面是“大”

夏日傍晚，虫鸣阵阵。

老兵田芄蹲在警卫连的大石前，拿着蘸满红油漆的刷子，一点点描摹石头上的“守”字。初到警卫连时，他也曾这样小心翼翼地给“守”字描红。

每年新兵下连、新干部报到和老兵退伍，连队都要进行描红仪式。这个“守”，就是让连队所有人都牢记职责与使命。”连长李华说。

2年前，田芄从这里走上哨位。如今，再过一天，他即将离开军营。

“脚下的哨，只有2个小时。心中的哨，需要坚守一生。”离别时，和田芄同年入伍的冯鑫鑫，在送别明信片写下对战友的祝福。

2年过去，冯鑫鑫仍记得自己刚走入军营时的忐忑迷茫。

入伍前，冯鑫鑫曾供职于一家培训机构，过着格子间里朝九晚五的生活。偶然间刷到的一部军营宣传片，将他的人生引入到另一个路口——

翱翔的战机、破浪的舰艇、枪膛炮口迸射的弹焰……一幅幅热血沸腾的画面，让冯鑫鑫感到心灵的震撼。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“被点燃了”。“青春，就该干点驰骋沙场这样的大事。”怀揣着期待的心情，冯鑫鑫毅然选择参军。

然而，冯鑫鑫没有想到，军营生活和他的想象大相径庭。

来到连队后，冯鑫鑫每天在宿舍、训练场、岗楼三点一线循环。只有偶尔排到飞行哨，他才能远远站在跑道的起飞延长线上，聆听震耳的轰鸣，目睹战机起落。他站立的地方，离战机最近，又仿佛最遥远。

女友在电话里问冯鑫鑫，在部队做什么。冯鑫鑫找了个理由应付过去，匆匆挂断电话，没有说出答案——戈壁滩很大，但属于他的坐标只有方寸大小的岗楼；夜空很辽阔，但他好像只能隐藏在黑暗中，永远成不了闪耀群星中的一颗。

这种迷茫，不只困扰着冯鑫鑫一个人。当越来越多95后、00后新兵走进连队，他们大多数都渴望通过奋斗实现梦想、追求自我价值。但警卫连的性质决定了，他们在连队的第一课，就是要学会甘于平凡、甘于坚守。

“‘小’的另一面是‘大’。站好脚下的哨，要先守住心中的哨。”那次描红仪式上，副连长廉川杰站在“守”字石前，为新兵讲述单位的历史——20世纪60年代，连队先遣远离开城市来到这里，凭借18把铁锹在戈壁上扎根，成功保障了一次次试验任务。

“他们的工作同样单调平凡，但谁



我们的青春

图①：空军某场站警卫连官兵在训练。图②：警卫连官兵在休息时间弹拨吉他。图③：警卫连官兵读书学习。

陈志飞、魏华龙摄

能说惊雷响起背后，没有他们的功劳？谁又能说共和国的星河里，没有这些普通的名字在闪光？”说罢，廉川杰带着新兵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红油漆和笔刷，一点点勾画“守”字的轮廓。

看着面前懵懂又认真的“冯鑫鑫们”，廉川杰想起自己刚到连队时的样子。

廉川杰曾就读于机械工程专业。他原本想成为一名工程师，却阴差阳错来到了警卫连。“那时的我，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，感觉自己没有用武之地。”正当廉川杰迷茫时，也是在这块“守”字石前，连长李华为他拨开了心中的迷雾。

一茬茬描过红的新兵，在琐碎平淡的日常中逐渐领会了“守”的意义——站主哨时，他们会努力站好军姿，双腿紧绷到渐渐麻木；站副哨时，他们会仔细查验到访人员证件，不放松一分一毫。

在日复一日微不足道的“小”中，他们感受到“大”的职责和使命，收获了“大”的变化和成长——因为表现优秀，冯鑫鑫被上级机关通报表扬；坚守岗位2年，离队时，田芄如愿将“四有”优秀士兵奖章进行囊；廉川杰多次独立带队前往靶区，保障了多项重大任务顺利完成。

列车飞驰。归乡路上，田芄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：“曾经以为青春在远方，

能走多远就走多远；现在明白青春在脚下，能守多久就守多久。”

车窗外，一棵棵胡杨树笔直立于广袤的戈壁滩，像极了哨兵挺立在岗位上的身影。

“酷”的另一面是“苦”

清晨6时，绵延的山脉仍沉浸于安逸夜色，唯有闪烁的启明星，昭示着新一天的到来。

中士魏子涵穿好军装，走到门外，一遍遍擦拭已经锃亮的皮鞋。借着走廊微弱的灯光，他仔细地抹平衣服上的褶皱。活动了下身体，魏子涵开始对着镜子反复练习甩旗动作，等待2小时后那个时刻到来。

这一天，是2022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。连队所在单位组织隆重的升旗仪式，魏子涵被选为升旗手。

国歌响起。跨步、拧腰、挥臂、展旗、站定、敬礼……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后，魏子涵凝望五星红旗在阳光下冉冉升起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回到宿舍后，他翻开笔记本，在“成为升旗手”这行字

后面打了个钩。

9个月前，魏子涵作为护旗方队的一员参加升旗仪式。现场视频被媒体播放，魏子涵兴奋地把视频链接转发给家人。

“看到了，看到了！我儿子真酷！”转瞬即逝的镜头中，母亲捕捉到魏子涵的身影。看着母亲满脸的笑容，魏子涵默默下定决心：一定要让母亲看到自己更酷的样子。于是，他在笔记本的年度目标那一页，写下了5个简单却又沉甸甸的字：成为升旗手。

在“酷”的前头，首先要感受的是“苦”。为了达成这个目标，魏子涵每天都比别人早起，整理好着装开始练习。休息的时候，他照着视频里国旗护卫队的训练方法，在旗杆上挂上几个水壶练习擎旗，拿着5公斤重的哑铃练习甩旗。最终，魏子涵如愿成为升旗手。

对于警卫连的官兵而言，“酷”或许有许多种解答。

在下士李明辉心中，这里很“酷”，因为能在戈壁上看到流星。当兵3年多，当他向家人描述那片星落如雨的夜晚时，总能引得弟弟妹妹羡慕的目光。李明辉觉得更“酷”的是：每次自己对流星许下的愿望都能实现。

“每次许愿，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

新目标。实现愿望的关键不在于流星，而是我要朝着这个目标拼命向前冲。”李明辉说。一次次愿望实现的“酷”的背后，是他在那些不为人知的日子里流下的血汗。

在上等兵曹相宇心中，这里的“酷”，来自属于男人的“铠甲”。与女友微信聊天，他偶尔会发几张自己的“健身”成果图，或者是一段“扛上敬礼”的视频，总会引来一阵惊呼。但女友不知道的是，曹相宇那双正在回复她信息的手，早已布满了不符合他年纪的老茧。

或许有一天，魏子涵、李明辉、曹相宇的家人终将发现，那些摸爬滚打的岁月，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一道道疤痕。而这些痕迹，是属于每一名警卫连官兵最“酷”的勋章。

“我”的另一面是“你”

晚霞渐渐褪去残红。远方，群山的轮廓被夜色模糊，一座座营房渐次亮起灯光。训练场上，警卫连的官兵还在进行倒功训练。

“倒！”队伍前方，刚从上级单位比

但足以照亮我心中的方向。仰望星空，首先要脚踏实地。这群战友，让我在离家千里的地方拥有了第二个家；他们让我明白，在这条军旅路上，重要的不是走到多高的位置，而是在历经岁月变迁后，仍葆有一颗“想干事、干实事”的初心。

我很庆幸，能在军旅生涯的第一程来到警卫连，遇到这些战友。未来的日子，我愿与他们一同仰望星空、一道成长。

排长 齐旭聪

一片兵心

戈壁滩的冬天，难过得很。穿着作战靴在外面待上一会儿，能感到寒意从脚底传到小腿，很快就让人全身冻透。

“你穿多大的鞋？”一天夜里站岗，下士冯鑫鑫突然问我。“250的，咋了？”

“没事，我就问一下，看你脚不算大。”

我没有把这次闲聊放在心上。但在一周后，冯鑫鑫找到我，拿出一双羊毛鞋垫。

“我看你前两天在外面冻得直跺脚，给你这个，穿着暖和。”他满脸认真地对我说，“这边天气冷，你刚从南方过

来，肯定不适应。”

其实，我是个地道的北方人，只是在长沙上了几年军校。小时候，每到冬天，奶奶会用玉米叶包着棉花缝到鞋垫上。这种鞋垫陪我度过了18年青春岁月，直到我离开家乡。

接过冯鑫鑫递来的那双羊毛鞋垫，一股暖流瞬间涌上我心头。那一刻，我好像又体会到那种温暖而亲切的归属感。

我曾听过这样一句话：脚下有多少

泥土，心中就有多少真情。在警卫连的日子，让我对这句话有了全新的感受：脚下有多温暖，与战友的感情就有多深厚。

军校毕业分配到警卫连的最初3个月，我和连队的战士一起站岗执勤。业余时间，我们一起侃大山、聊过往、谈理想。

他们的话很普通，他们的梦想很朴实。茫茫戈壁，漫漫长夜，他们就像这片戈壁滩上的星空，让我感受到一缕刺破黑暗的光芒。那光或许并不耀眼，

脚下的温暖 头顶的星空